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

[德] E·M·温德尔著 刀承俊译

女性主义神学

要求：

全面改述基督宗教的基本文本，

责问：

基督神学的男性形象、

基督教会的男权结构，

是迄今对传统基督教最激进的

更改和批判，

但信仰的实质内涵仍予保守。



B9221

92350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

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

.....
[德] E·M·温德尔著

刁承俊译



200131507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德)
温德尔著；刁文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8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ISBN 7-108-00798-3

I. 女… II. ①温… ②刁… III. 女性－神学－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6943 号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IRSTIAN
THOUGHT IN HISTORY(ED. BY ISCS)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 数 140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9.90 元

DHJ/1/06

总序

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

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四十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

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基督宗教的历史有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社会层面是基

督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史；学术层面是基督信理在神学、哲学、伦理思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文库分为两个系列：I.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II. 现代系列（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选题不限于历代神学家的著述，也包括历代重要哲学家、文学家的学术著述。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并邀聘海内外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此类学典的汉译事业在整个西学汉译事业中仍显年轻，百年来积累的译述经验不多，有的甚至是初尝，如东正教学典的汉译，在术语酌定方面，尤为艰难。译述之辞不达意乃至错误，实际难免，文库编译者诚盼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

文库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刘小枫博士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中译本前言

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和教会建制的重大更改，或者现实批判，多来自于基督教内部。这些更改或批判有其历史的政治经济结构性变动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值得关注的是：更改或批判仍以保守原初信仰的名义进行，实际的思想结果及其社会效力就不是基督教的衰落，反而是它的生机的表达。女性主义神学是一个例子。

女性主义神学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之一部分，它的兴起晚于知识界的女性主义，最早出现于美国神学界，基本上因美洲黑人神学（反白人神学）的刺激而生，随后飘去欧洲。八十年代以来，女性神学家纷纷涌现，以神学家的身份抨击神学，以信徒的身份抨击传统信仰，以致出现了所谓“女性主义对神学的占据”，仿佛一场攻坚战。她们要求改述基督信仰的基本文本，责问神学的男性形象和男权式的教会结构：基督教的上帝观、基督观、人观以及创造论、罪论、救赎论、信仰论、教会论，统统是父权式的言述和形构。在我看来，女性神学是迄今对传统神学最彻底的更改和批判，其主要论点有：基督教的起源有母性文化基因，但被男性神学和教会清除了；新约正典之编纂是适应父权制社会之确立；上帝是我们的母亲，而非仅是“天父”；新约关于耶稣的原始记述表明，马太、末大拉的马利

亚比耶稣的门徒更理解耶稣，而且是耶稣复活的最初见证人；在由男性记述的基督教会史后面，隐藏着一部被隐瞒的女性基督教会史和信仰经验史；女性的基督论应纠正作王的男性基督论；男性式的成义论应对女性的性负罪感负责；索菲娅的上帝之爱应代替父权式的上帝之爱；亚拿（马利亚之母）—马利亚—圣婴耶稣的三一论应取代圣父—圣子—圣灵的男式三一论。这些论点几乎要全盘废除基督教思想的传统形态，尽管基督信仰的实质内涵得到保守。

德国女神学家伊丽莎白·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1926—）是德语女性主义神学的代表。这位图宾根的神学博士原主要做神学的出版编辑，嫁了后来在神学界广有声誉的神学家 Jürgen Moltmann。女性主义神学在美国兴起后，温德尔把势头引向德语神学界，出版了多部专著：《成为属己的人：耶稣身边的女性》（*Ein eigener Mensch werden, Frauen um Jesus*, 1980）《当上帝与身体相遇：女性主义对身体性的观点》（*Wenn Gott und Körper sich begegnen, Feministische Perspektiven zur Leiblichkeit*, Gutersloh 1987。）编著有：《神学中的女性》（*Weiblichkeit in der Theologie*），《女性神学辞典》（*Wortenbuch der feministischen Theologie*）。她依据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析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在男式的观念、思想、行为、伦理、价值的霸权话语中，女性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由于身份问题在温德尔那里与生命价值问题是一致的，身体是一个必须重审的基点。女性要重新发现自己，必须同时重新认识身体的生存论位置。女性重新发现自我与身体问题的关联，可以通过女性主义的目标转换得到部分的说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女性运动要求男女平等，这意味着女性

想要分有父权制社会和思想的价值尺度；随后的转变是，女性根本拒绝父权制的价值尺度，因为这些尺度本身包含着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要推翻男性建立在其性别优势基础上的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在自身（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世界观、生命观、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对温德尔来说，则要在女性的身体原则上重建基督教及其信仰。

女性主义神学在当代欧美思想域中占有不可轻视的位置，如果人们考虑到，欧美的社会和思想之现代形态仍与基督教有紧密关联，这一点就无需多加说明。十余年来，女性主义神学已积累了相当的思想和学术文献。迄今为止，汉语神学界对女性主义神学思想仍基本持抵制的态度，然而，无论从学术的立场，还是就神学思想及教会建设的角度来讲，认识女性主义神学都是必要的、有益的。本书既对女性主义神学的种种论点有较为全面的陈述，亦有作者个人的着重点，有助汉语学界的读者对女性主义神学有一整体性的了解。

刘小枫

1994年3月于香港隔田村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1
引言		1
1. 自我发现		14
1.1 自主		14
1.1.1 女人形象在变化		14
1.1.2 同居		18
1.1.3 职业		22
1.1.4 性		24
1.2 什么是父权制		28
1.2.1 有经验的父权制		28
1.2.2 父权制分析		30
1.2.3 父权制与神学		34
1.2.4 男人景观		37
1.3 被遗忘的女神		40
1.3.1 女人的历史		40
1.3.2 女性文化的足迹		46
1.3.3 女性社会		48

1.3.4	今日女神	51
1.3.5	母权制研究会带来什么？	54
2.	批判神学	62
2.1	女性主义神学	62
2.1.1	解放神学模式	62
2.1.2	女人们的经验	67
2.1.3	个体存在	70
2.1.4	行动与反省	72
2.2	《圣经》与女性的自我意识	74
2.2.1	《圣经》与女性运动	75
2.2.2	耶稣运动	77
2.2.3	父权制的编纂	79
2.2.4	父权制的接受	82
2.2.5	父权制的解释与传译	85
2.3	上帝——我们的母亲	88
2.3.1	摆脱父亲	88
2.3.2	寻找真正的母亲	90
2.3.3	智慧	93
2.3.4	舍金纳与女圣灵	97
2.3.5	非父权制的父亲	98
2.4	母权制的亚文化群	100
2.4.1	历史的背面	100
2.4.2	无文字记载的传统	102
2.4.3	女人与蛇	104
2.4.4	基督教中被遗忘的女神	106

3.	重新辨认耶稣与女人们的故事	117
3.1	女人们的耶稣	117
3.1.1	女性主义基督学?	117
3.1.2	女人们的主动	120
3.1.3	感官性	124
3.1.4	平行性	127
	附论:作王的基督	133
3.2	相互性	135
3.2.1	女人们发现相互性	135
3.2.2	积极与消极的相互性	137
3.2.3	对自主与发展的干扰	140
3.2.4	男性神学	142
3.2.5	充满活力的关系	144
3.3	自爱	148
3.3.1	称义和容纳	148
3.3.2	我善良	151
3.3.3	我完整	154
3.3.4	我漂亮	158
3.4	父权制的爱与母权制的爱	163
3.4.1	索菲娅之爱	163
3.4.2	爱的父权制	166
3.4.3	从爱上帝到上帝之爱	168
3.4.4	不顾一切之爱的丧失	170
3.4.5	父权式的爱的教育学	173
3.5	女性模式	176
3.5.1	三位一体	176

3.5.2	亚拿、马利亚和圣婴耶稣	180
3.5.3	三个女人	186
3.5.4	异教的来历	188
3.5.5	马利亚与不可分割的姐妹之情	191
结尾时的想法：《圣经》与女圣灵		195

引　　言

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并非安乐国。它不是小人物对于晋升、奢侈、煎肉和懒惰的梦想。它是富饶和自然秩序之梦，是来自自然资源的生命之乡——它是对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因为乳汁是母亲的产品，蜂蜜来自雌蜂国。在这里，生命质量所拥有的既俭朴又简单：是天然食物，不是精饲料，是母性秩序，不是父权制。这是一个知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用蜂蜜来标示幸福：能够很好地生活。

然而，这个奶和蜜之乡却变成了一种《圣经》的遗产，我们下意识地携带着这种遗产走来走去。这一些人指的是儿童国、安乐国，他们把乳汁视为对母亲的依赖，视为虔诚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阻碍理性和成年；另一些人说的是神话式的毫无意义的套话，这种套话只不过包括了一些毫无历史意义的天堂之梦而已。

但是，以色列人带着这种乳汁与蜂蜜之乡的景象出了埃及。留下来的是奴隶制度，真可谓“埃及煮肉的锅”。“这是一个辽阔的、自由的国度，一个流淌着乳汁和蜂蜜的地方”。上帝给摩西许过愿，摩西带着这种景象通过沙漠，经历战争，经历死亡的危险和饥荒。

我们不能设想，犹太人是带着无内容的空话，愚不可及、

无法兑现的景象出埃及，所以我们就应当再一次意识到乳汁与蜂蜜的景象。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离开古老的纽带，迄今被用来说明犹太教与基督教。我们不认为，出埃及与一种毫无意义、毫无吸引力的应许相关，所以我们就应当询问这种景象可能有的意义。乳汁与蜂蜜的魅力是什么？这种魅力是否比习以为常的煮肉锅更好？

我们正好又在开始揭开神话。这些神话帮助我们获得人类的基本常识，获得人类的基本经验。如果我们“学会阅读神话”（C. 沃尔夫）^①，不忘记我们的理性，而是让我们的理性借助神话的智慧变得成熟，我们有时就会碰到回忆，碰到其他的价值和尺度。一种“重新认出的惊恐”首先会使女人们害怕，使她们去解释自己的存在，唤起她们对于另外一种未来的种种想象。

在古代东方文化中，乳汁和蜂蜜作为神仙食品、天堂食粮、生命中介广为传播。它们是供品，直至古希腊罗马晚期被认为是成年式的象征（Initiatious symbol）。在这里，乳汁这种来自母亲身上的第一食粮既是物质的，也是转义的精神食粮。它既供养物质生命，也供养精神生命；既供养生物的生命，也供养不朽。在许多神话中，女神用它来养育英雄，养育国王，它暗示着我们的生命与安然的起源。

宗教学与宗教心理学认为，酿出蜂蜜的那种蜜蜂生活的景象，是“人类最初的、建立在母权制基础上的结合之完美的典范”。在蜜蜂当中，“自然法则比在人类身上表现得更充分、更有力”。在“亚马孙族女战士式的蜜蜂王国”中，处女似的贞洁，也就是相对说来不与雄蜂发生关系这件事引人注目；女王只受孕于一只雄蜂，而从不受孕于其他雄蜂。得墨忒耳^②被

视为纯洁的蜜蜂之母，它的蜜蜂女祭司都必须是童贞女^③。

在许多人看来，这往往都是些关于没有现实背景的天堂的想象，是关于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美好的古代的梦幻。但是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正确。现在我们知道，过去很可能并不存在纯粹的母权制（女人统治），但却有过各种文化，在这种文化当中和平是可能的，那时候武器很少，侵略罕见，男女之间势均力敌。在那里流淌着乳汁与蜂蜜，是它们的优先权决定着生命。但是这些景象却遭到一种侵略文化的掩埋。在这种文化中，热爱和平被束之高阁，战争变得“必要”，武器变得重要，对男性的狂热崇拜将女性排除在共同塑造集体的大门之外。在和平的生活中，每一个社会都必须克服痛苦和死亡，但是克服痛苦和死亡又由于人类的残忍变得困难重重。某些权力总想消除对和平生活的记忆，这些权力属于人类的恐惧与侵略的历史。在通往上层，通往统治与权力的道路上，步步高升者通常都要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根剪断。

如今，宗教心理学家在寻找人性与人类最初的形象时，又重新着手研究这一景象：按照弗罗姆的说法，乳汁是爱、是关怀和确认的首要方面的象征。在他看来，蜂蜜象征着“生活的甜蜜，对生活的热爱和生活的幸福。大多数人都能够挤出‘乳汁’，但她们当中却只有少数人还能挤出‘蜂蜜’。为了能够挤出蜂蜜，作母亲的不仅仅必须是一位好母亲，还必须是一个幸福的人……母亲对生活的热爱犹如她的恐惧一样具有传染性。”^④

当进步的信仰和绝对地设定的成就价值如今变得有问题，当我们从心理学和生态学方面探询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乳汁和蜂蜜之乡又重新显现出来。现在，上帝的仆从摩西带

着这个非父权制生活规律之梦同以色列的子民一道出了埃及。但是所有在犹太教—基督教信仰中获得自我意识的人，却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信仰中起相反作用的成份。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背着父权制的包袱，打上了不管有意无意忽视女性的男人们的烙印，这种传统如今还给不少女性留下了深刻的父权制的印象。

但是，乳汁与蜂蜜的形象却深深地植根在这种传统之中，贯穿《旧约》的始终。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种古代东方文化发挥作用，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一种母权制（出自一种女性文化的）原始神话就变成了一种漫游目的地。但是，就像在与父权制认同的所有文化一样，这种景象甚至没有引起神学家对于过去的价值体系的联想。旧约学研究的是，游牧民或者农民的文化发展阶段是否通过乳汁和蜂蜜来达到的。乳汁和蜂蜜被视为描绘巴勒斯坦的天然富饶毫无内容的“陈词滥调”^⑤——尽管这个“陈词滥调”在《旧约》中至少出现了十九次之多，并因此应受到更多的重视！它被视为“陈腐”，视为来自古代东方的“僵死的表达式”，视为“远古时期卓越的本性的古老总汇”，视为“对一种业已失去的内心幸福的回忆和对质朴的复归的希望”^⑥。

同以色列现实的矛盾当然引人注目：在以色列，乳汁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很少一点象征内容。作为象征，至多表示“白色”和财富。如果说在周围的文化中，乳汁和蜂蜜是神仙食品，是供品和成年式象征，那么以色列就没有给国王哺乳的女神，因而也就没有作为成年式象征的乳汁。在这里，祭祀时不用天然供品乳汁和蜂蜜，而用人生产的产品，用油和面粉以及酒神节适合于男人的葡萄酒。没有人类的起源，安然无恙就

无法想象，乳汁被转换成了男性的神：“神在喂奶”（申，32：13），“神那充满着爱的乳房给我们哺乳”（克雷芒）。古老的象征按照男性的模式被收了进来，同时还改变了功能：从原始神话变成了末世论的漫游口号（Wander parole），而这句口号肯定又远远超越以色列父权制文化。那么怎样来对待这种矛盾呢？

—

在我看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初期的乳汁与蜂蜜的神话形象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这是一个在这一传统内隐藏着的、现存的女人世界，这一世界——正如处处皆如此——隐藏着、看不见，从来都看不见。反抗可能留下的残余针对着一种正在显现的男人文化。女性文化遭到讥笑和歧视。尽管它具有亚文化的，很可能还是起相反作用的性质，但它也许还在思维模式和公共机构内维护着人性和人性的关系的尺度。里希特（Horst Eberhard Richter）认为，处于人类社会“业已确定的背景状况”中的女人的意义在于，限制“**可能会以普遍的毁灭而告终的男性自大狂的越轨行为**”^⑦，这一点对于宗教也适用。如果没有米利暗、犹底特和底波拉的《旧约》拯救歌，拯救神学会是什么情况呢？在反抗与顺从之间所有基督教式的对立中，女性起了什么作用？哪一种现实关系给这种作用打上了烙印，影响到它的决定呢？譬如说，如果没有各个女性群体的相互来往，教会的官僚作风将会是什么状况！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背景状况，但我们再也不能满足这种状况了。当然，它能够成为我们的基础，能够在我们身上进行着的、摆在我们